

文化中国行

木香氤氲三代 匠心如故琢花梨

琼岛人家

“我能成为黄花梨制作匠人，得益于家传的木工技艺。”11月16日，在海口柴艺坊海南黄花梨艺术中心，创始人邹鸿正专注打磨一件黄花梨茶壶。灯光下，木料纹理如行云流水，琥珀色的质感泛着温润光泽。身为国家一级高级技师、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，邹鸿在海南黄花梨家具和工艺品制作领域深耕近三十载，以精湛工艺和创新设计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。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

木艺传承 三代匠心

邹鸿的老家在四川广安山区，从爷爷邹文斌那一辈起，他家就是当地有名的木匠。“爷爷那代人做的是修房造屋的大木作，雕梁画栋、斗拱飞檐都要精通。”邹鸿说，邹文斌不仅手艺精湛，还深谙传统建筑之道，“那时请木匠是件很隆重的事，因为匠人手里掌握着让家宅顺遂的技艺。”

“榫卯、木雕工艺，我爷爷都在行。”邹鸿说，父亲邹世刚成年后，自然继承了这门手艺。在邹鸿八九岁时，父亲就在老家开设了家具加工厂。在木屑飞扬的环境中长大，木工技艺如基因般融入邹鸿的血脉。年幼的他就展现出木工制作天赋，能用工厂里的工具制作玩具枪、小独轮车、木偶等玩具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邹鸿的爷爷背着木工箱从四川广安来到海南，开启“闯海”生涯。“当时他来海南，是凭着好手艺想来多赚点钱。”邹鸿说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们一家开始接触黄花梨。起初是帮人用菠萝格等本地常见木材做家具，后来偶尔会用到黄花梨。对技艺精湛的木工而言，无论用什么木材差别都不大，邹鸿的爷爷在海南干得顺风顺水。

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广式家具在海南流行，父亲邹世刚也来到海南，从制作广式沙发起步，逐渐深入红木家具制作领域，开始大量制作黄花梨家具。邹鸿说，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为他在黄花梨家具、工艺品创作上铺就了技术之路。



邹鸿用少有的黄花梨阴沉木制作的明式宫廷座椅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 摄

创新求变 老树新花

1997年，19岁的邹鸿来到海南，此时家族已在海口开设工艺画廊。但他很快发现了更让他心动的领域——黄花梨。邹鸿说，除了经营电脑店，他常到自家工艺画廊帮忙。画廊临近东湖古玩市场，每逢周末，总有人在那里摆摊售卖黄花梨树头根根。

“一开始，包括我父亲在内，只是将黄花梨当作一种红木在制作，并不清楚它的价值有多高。”好奇的邹鸿开始查阅典籍，请教业内前辈，渐渐被黄花梨的独特魅力征服。

创业之路充满艰辛。他在五指山路租下仅8平方米的小店，成为海南第一个开设黄花梨专卖店的商家。有次进货花光所有积蓄，全家靠着之前随手塞在沙发缝里的零钱度过一周。转机来自一位山东客人，素昧平生却借给他5000元启动资金。“这是我艺术生涯中的贵人之一。”邹鸿感慨道。

真正的突破来自创新。他专程赴福建学习制作黄花梨佛珠。“最初25元一串都没人要。”他在五指山路上租了一个小档口销售，耐心向顾客讲解黄花梨的药用价值和文化内涵。

随着订单不断增加，父亲邹世刚也过来帮忙。“当时，我们除了加工手串，还自己设计制作一些黄花梨工艺摆件。”邹鸿介绍，正是这段时间，他系统学习了父亲的木雕工艺，受益匪浅。在父亲的助力下，加上自己的设计天赋，他在五指山路的黄花梨工艺品店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
2003年，邹鸿成为海南利用网络销售黄花梨的商家之一。他在QQ群举办拍卖会，一场能成交几十万元。“那时能在网上购物的都是高端客户，我因此结识了许多资深收藏家。”一位常驻上海的客商一次性买走他店里十几万元的货品，并邀请他到上海建厂合作。从此，邹鸿的黄花梨作品通过上海这个国际窗口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。

精雕细琢 成就经典

从1997年至今，近30年的时光里，邹鸿一直投身于黄花梨家具、工艺品制作，从未间断。这也让他在业界赢得了声誉，不仅是海南省黄花梨学会执行会长，还受聘为大学客座教授，传授黄花梨家具和工艺品制作技艺。

走进邹鸿的工作室，仿佛步入一座黄花梨艺术殿堂。从文房四宝到明式家具，每件作品都把木头的特性和匠心巧妙结合。“黄花梨是木中君子。”邹鸿说，在五大硬木中，黄花梨木性最稳定，热胀冷缩变化小，柔韧性极佳，“加热后可以弯成弧形，特别适合制作曲线优美的明式家具。”

2018年，他偶得一块珍贵的阴沉木黄花梨料。开料后却发现内部碳化严重，原有设计无法实现。正在苦恼之际，故宫博物院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胡德生到访，为他量身设计了一套皇宫椅图纸。“像完成一幅拼图，我把开出的料按照图纸精心拼接，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材料。”这套皇宫椅助力邹鸿获得了当年的民间十佳艺人。

如今，邹鸿的团队已发展到五十余人，多是家乡跟随而来的亲戚子弟。“我要把黄花梨产业链做深做透。”他不仅免费传授技艺，还积极培养年轻匠人，带动更多人投身这个行业。

从爷爷邹文斌的传统大木作，到父亲邹世刚的广式家具，再到邹鸿的黄花梨艺术创作，邹家三代人接力深耕，让海南黄花梨从深山走向世界，成为闪亮的海南文化名片。

“每一件作品都要对得起这份百年传承。”邹鸿抚摸着新设计的茶台，眼神坚定，“我会继续守正创新，让黄花梨制作技艺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。”



邹鸿用黄花梨制作的工艺品摆件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 摄

方诺寨热带雨林景区·雨林好风景 山水引客来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实习生 劳三婷

“这里就像藏在海南雨林里的小巴厘岛，拍照点特别多，每张都很出片！”近日，来自陕西的“00后”游客李贤与朋友一同探访五指山市水满乡的方诺寨热带雨林景区，她感叹道，“这里既有原始的自然气息，又有很出片的打卡氛围，很吸引年轻人。”

方诺寨热带雨林景区坐落在海南中部生态腹地，背倚连绵的五指山，置身于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之中。方诺寨的名字，源自黎语。景区总经理凌嘉泉向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介绍，这里原是黎族村落“水满洞村”，因村中多荔枝树，黎语称荔枝为“方诺”，村为“寨”，故得名“方诺寨”。

景区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，海拔约700米，常年平均气温24℃，森林覆盖率高达96.56%，负氧离子浓度超2万个/立方厘米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天然氧吧”和避暑胜地。

自2023年运营以来，方诺寨以生态游为核心，巧妙融合了雨林探险、雨林研学、雨林康养、黎苗文化体验、田园风光等多种业态。目前，景区已打造出黎哥岭、母亲岭、苗妹湖、山盟梯田、山泉梯田等核心景点，由黎族“母亲河”——水满河串联成一条“五指山翡翠项链”，每年接待游客量达32万人次以上。景区的员工中80%为本地村民，有效带动了就业，实现了企业与村民共赢的发展模式。

在多数景区追求商业变现的今天，方诺寨却显得格外“克制”。

“你们会发现，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购物点，凌嘉泉坦言，‘我们不想为了赚钱而破坏生态景区的氛围。’景区坚持生态型、小众化、年轻化的定位，不追求人山人海，而是希望吸引真正热爱自然、向往文化的游客。

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业态布局上。景区内设有湖畔木屋酒店、梯田边的黎家田园民宿，并计划恢复传统吊脚楼、茅草顶、篱笆墙的黎族村落风貌，打造沉浸式的黎苗文化体验。

随着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通车，中部雨林景区如珍珠般被串联起来。凌嘉泉表示，这条公路为游客游览海南中部雨林风光提供了极大便利，也为方诺寨带来了约三分之一的游客增长，“这是最直接的效益。”

方诺寨的野心不止于此。凌嘉泉透露，景区正在申报国家3A级旅游景区，长远目标则是围绕“五指山”这一超级IP，打造一个以父亲山（五指山）为背景、母亲岭（黎苗文化）为底蕴的5A级景区。未来还将引入瀑布景观、非遗创作基地、民俗表演等业态，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。



游客在方诺寨热带雨林景区打卡台上拍照。
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盛伟 摄

16岁黎族少年符永裕： 织机上的传承与新生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

11月19日中午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的宿舍里，高一学生符永裕匆匆吃完午饭，便爬上床铺，系上牛皮腰带，架起踞腰织机。彩线在他指间穿梭，黎族传统的大力神图纹渐渐显现。“客人订的围巾，得抓紧织完寄出。”自从在网络上走红，他的黎锦订单便接踵而至。

6岁那年，这位黎族少年打破了黎锦技艺“传女不传男”的旧俗，跟随外婆学习织锦。如今16岁的他，与这门古老手艺已相伴整整十年。他用热爱与坚守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青春活力。

博采众长的技艺淬炼

经过三年打磨，符永裕的双手已有了“手感”，织出的布匹平整紧密。十岁那年，外婆开始教他织图案。

第一堂课学的是乐东哈方言区的标志性纹样“乐东鸡纹”。从赭石色的鸡身到靛蓝色的鸡爪，经历了十几次拆织后，一只只昂首挺

习捻线、煮制天然染料、织平纹。每逢节假日，他便铺开竹席，在腰间架起织机，织坏了就拆，拆了再织，直到布面平整如镜。

一年后，他完成了第一件作品。“那是为家族老人准备的丧礼裙。按照黎族习俗，穿着这样的裙子送别老人，能让他走得安详。”后来，母亲穿着这条裙子参加仪式，符永裕朦胧地领悟到：黎锦不只是布料，更是黎族人的情感寄托。

十一岁那年，在琼中文化馆的黎锦交流活动中，符永裕遇到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县级传承人王琼花。她被少年的热忱打动，当即收他为徒。此后每个周末，符永裕都会背着织机，从乌石赶到营房求学。在各种培训活动中，他积极向各地非遗传承人请教，逐渐掌握了五大方言区的技法。

随着技艺日臻成熟，他开始大胆创新：受文昌航天发射新闻启发，他设计出“火箭纹”；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七言诗，织进黎锦。“不用打草稿，心里想好字的结构，边织边调整就行。”如今，他熟悉百余种纹样，织锦速度是常人的四五倍，甚至成了当地织娘的小老师。

守护文脉的青春担当

走进符永裕的房间，仿佛步入一个小型黎族文化展厅：墙角摆放着十多年前的藤编摇篮，地上陈列着黎陶罐，墙上悬挂着“龙被”残片……这些老物件，都是他用织锦收入一点点收集来的。

10岁那年，他尝试将织锦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布上网。视频意外获得数万播放量，有人留言赞叹“原来黎锦这么美”，也有人咨询定制织锦饰品。随着视频播放量攀升至数百万，订单纷至沓来，求购包包、围巾、服装的客户络绎不绝。

骤增的关注度引发了他对“传承”的深思。“不仅要织得好，还要让更多人了解黎锦背后的故事。”他开始深入研究黎族传统文化，将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他最爱讲述的，是房间里那台花梨木踞腰织机的故事——木质支架被摩挲得发亮，牛皮腰带虽已磨损，却依然结实。“从最初不愿传授，到临走前亲手将织机交给我，外婆的改变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交付给我一份责任。”他有时会梦见外婆轻拍他的手背，提醒他要织得更好。醒来时他眼角湿润，只有继续织锦，才能让心情平复。

对于未来，他计划报考服装设计专业，将黎锦与现代时尚相结合。比如用黎锦纹样装饰卫衣，运用染织工艺制作风衣，让年轻人愿意穿、喜欢穿。他还梦想攒钱开办黎锦工坊，“既要设置展示区，陈列老物件和我的作品；也要设立培训区，教授更多人织锦技艺，让黎锦走出海南，走向世界。”



符永裕将亲身经历写成诗歌，织成黎锦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 摄

看海南